

十七史商榷

九



七十史商權

(九)

王鳴盛撰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

新舊唐書一

趙瑩修舊唐書

吳縝進新唐書糾謬表云。唐室三百年。傳世二十帝。興衰之迹。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輯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模。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我仁宗皇帝臨文咨嗟。申命名儒。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成二百餘卷。案舊唐書向來皆云出劉昫。宋刻每卷首列昫名。此乃以爲趙瑩。新五代史雜傳劉昫傳。當後唐有監修國史之言。國史卽唐書。至趙瑩傳則無此語。薛居正舊五代史瑩傳。瑩於後唐位尙卑。晉高祖時。方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後唐以唐爲本朝。故稱國史。至石晉革命。似不得復名國史。但此書始自唐明宗之長興。成於晉出帝之開運。歷年宰輔。皆領其事。俱以監修列銜。晉人遂仍其故稱。而吳縝因有趙瑩修舊唐書之語。

舊唐書各種本不同宜擇善而從

劉昫等旣修唐書。後宋命宋祁等改修爲新唐書。而昫書稱舊唐書。久之遂廢。明嘉靖十七年。聞人詮等重刻成。序稱弭節姑蘇。窮搜力索。吳令朱子得列傳於光祿張氏。長洲賀子得紀志於守溪公遺籍。俱出

宋時模板云云。觀此則聞人氏據宋板。文氏徵明序云。是書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云云。而其下又有聞人公得舊刻數冊。徧訪斷簡。校閱就緒云云。釋其文。則聞人所據。乃別一宋板。非朱倬本也。錢敏求名逸。常熟人。藏有至樂樓鈔本。不言出於何人。葉石君名萬。一樹蓮。吳縣洞庭山人。徙居常熟。諸生本朝康熙初卒。年八十。借得以校聞人本。多有不同。張石民名原。又借得石君校本。以校近沈詹事等考定刊本。石民跋稱葉氏所據鈔本。係影宋鈔。每卷末有校勘人名。有右文林郎充直學士。浙東路提舉。鹽茶司幹辦公事。霍文昭。蘇之勤等名。末卷有朱倬名。然則至樂樓鈔本。卽是紹興本。此本既與聞人本不同。則知聞人本乃別據一宋刻。而非朱倬本益明。但鈔本亦不全。僅得其半。鈔本闕者。葉校亦闕。石民既用硃筆臨寫葉校。又於聞人本與近本不同者。用黃筆注逐條之旁。竊謂校書之道。貴擇善而從。徇今而嬖陋。泥古而迂癖。皆病也。聞人本與鈔本各據宋板。未見鈔本必是。聞人必非。近本改易聞人本處。亦有可從。觀葉、張兩家。大都榮古虐今。意見稍偏。予從阮董邨名學濬。山陽人。雍正進士。官編修。借石民本。從李禹定名大夏。吳縣人。借聞人本。讎勘近本。以己意裁取。不盡從葉、張。彼校善者從之。但稱校本。不標孰爲葉。孰爲張。聞人本則稱原本。

通鑑取舊書

文序云。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於新書無取焉。愚謂通鑑於五代亦多從薛史。且其文反繇於歐史。可見司馬公不甚取歐、宋。

宋歐修書不同時

吳縝新唐書糾謬自序云。唐書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又云。其始也。修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修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又胡宗愈奏請進糾謬云。新唐書乃歐陽修。宋祁所譔。修譔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不免或有差誤云云。愚考二公修書。不相通知。其實乃本不同時也。考宋史第二百八十四卷宋祁傳。言其修唐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祐。寶元。康定。至慶厯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凡閱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常以橐自隨。此言十餘年。而吳縝則云十七年。又言二十年。又第三百十九卷歐陽修傳。於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一段之下。卽繼之以知嘉祐二年貢舉云云。則修之修唐書。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橐成時。相去已十餘年。其下又繼以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而此下又接云。修在翰林八年云云。則修書凡歷六七年之功。書成。上距祁橐成約又二十餘年矣。更證之以歐陽公年譜。文集分爲十篇者。附有此譜。雖不見譔人姓名。要爲可信。逐年鑿鑿指出。至和元年甲午八月戊申。詔公修唐書。嘉祐五年庚子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然則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吳言十七年者。專指初次宋所修而言。云二十年者。合前後兩次所修而言。祁與其兄庠同登第授官。史

言天聖初而歐公之登第授官。則天聖八年。年輩名位。稍在其後。祁不爲紀志表。非以讓歐。蓋用其所長。先譏各傳。餘姑闕如。歐學問文章。與祁異趣。成名之後。天下重之。甚於祁。未必肯壹遵祁軌躅。上二百五十卷時。恐或有改竄祁藁者。

吳縝自序。哲宗元祐四年作。中有云。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又云。方新書來上。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校勘。若校勘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二三胥吏足辦。何假文館之士。必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乃稱其職。而五人者。曾無建明。但襲故常。惟務暗默。自後遂頒之天下。案自元祐四年。逆溯至嘉祐五年。恰三十年。蓋上進未幾。卽頒行。然則宋雖撰傳。而總匯裁定。實出歐公一手。

修書之年。以宋歐兩傳爲據。可無復疑。而曾公亮進表。列刊修官歐陽修、宋祁、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歐在宋前者。以書成於歐手。其實則宋先歐後。又言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五十卷。此皆不足泥。進表又云。唐書紀次無法。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補緝。克備一家云云。舊唐書成於晉開運之末。順數至嘉祐五年。凡一百十五年。此五十二字當乙。

歐宋不采唐史料諸書辨

邵錫蔭曰。唐之史料。非不備也。義寧、武德中。有溫大雅之起居注。房玄齡、許敬宗、敬播之三帝實錄。若姚思廉之貞觀紀傳。顯慶中。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劉允之、楊仁卿、崔允又續之。龍朔中。許敬宗又補

之。此則唐開、剏及盛時所紀載也。長安中，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奉詔更譌唐書，自開元備是矣。而則天、高宗、中宗諸實錄，又出於子玄、兢所修。蕭嵩、韋述、賈登、李銳相繼續錄，此唐中葉所紀載也。安史之亂，史書散失，而柳芳有唐厯，若韓愈之於順宗，蔣乂、韋處厚、獨孤郁之於德宗，韋處厚、路隨、沈傳師之於憲宗，路隨之於穆宗，李讓夷之於敬宗，魏謩之於文宗，韋衡之於武宗，皆有成書。宣宗時，又詔蔣乂、崔龜從、韋渙、李荀、張彥遠續成柳芳唐厯，此則唐末世之書，可覆視也。歐、宋諸君，一切屏置，何怪用意者入奇澀，鋪陳者入迂疎哉！愚謂溫大雅以下衆家亡者多，存者少，不知邵氏何由而知歐、宋一切屏置不用，此說存疑。

二書不分優劣

曾公亮進新書表云：唐三百年，治亂興衰，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惟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宋人之詆舊書如此，欲事改修，自不能不痛加指斥。今平心觀之，二書不分優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長。至其所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辨說詳後各條中。

楊氏循吉曰：劉昫等撰述詳贍，妙極模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矣。奈何宋之

慶厓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舊書湮蔑君子不能無病諸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可以新掩舊哉吳兢韋述令狐恒皆金閨上彥操筆石渠劉昫等因三人舊文爲書郎舍相踵既出螭坳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書忽有改圖殆不其然楊氏此論矯枉過正不得其平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舊書則紀志傳美惡適相等

竇苹董衝新唐書注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唐書之竇苹董衝注吾無取焉考董衝新唐書釋音二十五卷汲古閣無明南監板有此出宋人手便覺空疎誠如胡說不及何超晉書注其竇苹注則亡矣羅泌路史國名紀第四卷辨萊蕪縣地名餘論第十卷論濟水各引竇苹說一條殆卽唐書注文又戰國策高誘本宋刻第二十一卷趙策盡歸中山之新壑無名氏校注云新唐史集韻皆云武后所製字竇苹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

新唐書糾謬

吳縝新唐書糾謬二十卷自序云此書訛文謬事歷歷具存予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若廣以它書校之則穿穴破碎當不止此愚謂只就一部書中搜求吳自言寡聞固矣然且不必論其廣以它書校否也可笑是并舊書亦絕不一參對爲太省事耳其指摘卻

亦有精當處。

舊書目錄脫誤

舊書目錄脫誤者。如楊恭仁傳。恭仁之曾孫睿交。睿校本作育。傳同。此因相似而誤。高祖子虢王鳳。校本作元鳳。傳同。然新書亦無元字。則未見校本必是。良吏權懷恩傳。下小字注叔祖萬紀四字。近本從宋本添。

新書目錄脫誤

新唐目錄后妃傳下。宣懿章太后。下注尙恭宋若昭。恭當作宮。又十一宗諸子傳。自奉天皇帝琮以下。凡三十八人。此內有有事迹者。有無事迹者。考之傳中。人數衆多。或見於目。或不見於目。知目乃隨手開列。參錯不可據也。儒學傳下。啖助。下應添趙匡。陸質。小字旁注。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

新舊唐書二

新紀太簡

新唐書本紀較舊書減去十之七。可謂簡極矣。意欲仿班、陳、范也。夫文日趨驟。勢也。作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紀唐而以班、陳、范之筆行之。於情事必有所不盡。邵遠平謂本紀出廬陵手。自一二行幸除拜之外。紀載寥寥。是矣。而其尤不滿人意者。盡削詔令不登。獨不思班紀猶多全載詔令。而唐紀反無詔令。惡乎可。且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全削詔令。是記動不記言也。德宗出奔奉天。全賴陸贄草詔罪己。以激厲將士。而新紀盡削不載。贄本傳載奏議甚詳。而詔令不便入之。所謂武人悍卒感動流涕者。竟不一見於史。此其失也。舊書所載雖少。然尚存其略。

邵經邦謂新紀一意刪削。并春夏秋冬亦皆無存。予考之誠然。不覺失笑。新書之以簡勝。全部皆然。本紀尤甚。春夏秋冬特一字耳。猶不肯存。其刪削可云算無遺策矣。雖曰仿班。其實西漢十三帝不過二百年。唐則二十帝三百年。而班紀十二卷內。有一卷分爲上下者。實十三卷。共一百三十二葉。新唐紀十卷。共一百五十八葉。校其字數。新唐增多於漢紀無幾。然則紀漢事反詳。紀唐事反簡。惡乎可。又班紀每一帝

各爲一贊。新唐紀每數帝共一贊。矯枉過正矣。

高祖高宗獨書字

舊紀各帝皆無字。而新書於高祖、高宗二帝獨書其字。但二十帝之中。只此二帝有字。反覺不倫。考前史。馬、班於漢紀惟高帝書字。而無諱。餘則諱與字皆不書。馬、班漢臣故也。餘史則皆書諱書字。舊唐之無字。以其無考耳。新書獨書兩帝字。則自亂其例矣。

大光孝

舊高祖紀云。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下。大字近本從沈炳震新添。原本無。

七世

舊紀。高祖。涼武昭王。暳七代孫也。暳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錫。皇祖諱虎。皇考諱昞。云云。新紀則云。七世祖暳。暳生歆。云云。至天錫以下。則直言生虎。虎生昞。昞生高祖。云云。不言皇祖。皇考。劉昫以唐爲本朝故也。而天錫。新紀又改爲天賜。要其所謂七代祖七世孫者。皆離己身而數之。順推則自暳至昞。逆推則自昞至暳。爲七世。

舊云。虎。後衛左僕射。衛當作魏。又昞。武德初追尊元皇帝。陵曰興寧。寧當作陵。二處原本誤並同。

舊書避唐諱

舊書避唐諱。凡丙皆作景。新書則不諱。近本舊書亦作丙者。因聞人氏原本係後人所改。惟則天皇后紀一卷作丙者。是其原文。周不避唐諱。故存之以著其實。

武德改元不提行

新、舊高祖紀於隋義寧元年、二年及唐武德元年。皆不提行。直至武德二年方提行。皆非也。考前史之例。三國魏武帝紀於漢紀年皆逐年提行。晉書宣帝、景帝、文帝紀於魏紀年皆逐年提行。至魏文帝、晉武帝則其改元元年更無不提行者。此於隋號不提行尚可。而武德元年不提行則大非。不提行皆仍原本。而原本則武德二年、三年、六年亦皆不提行。尤誤。近本改正。

鄴國公薨

舊紀武德二年五月己卯。鄴國公薨。追崇爲隋帝。諡曰恭。隋書本紀同。而新紀作八月丁酉。當從舊書。鄴國公卽高祖所立代王侑也。其薨亦遇弑。準例當綴以唐志也。方是通鑑不書其薨。此等大事而亦遺漏。此疏略之甚者。

軍于蒲州

舊紀十月乙卯。討劉武周軍于蒲州。當作以討劉武周幸蒲州。

懷戎賊帥

舊紀武德三年十月庚子懷戎賊帥高開道遣使降原本同懷戎校本作懷戎是

擒竇建德降王世充

武德四年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斬建德赦世充而流之所書曰新舊兩紀多參差不合大約書中如此者甚多蓋新書務多改舊書以爲功如此類今亦不能定其孰爲是非惟舊云斬竇建德於市流王世充於蜀未發爲讎人所害書法極是宜仍之新乃改爲竇建德伏誅而世充之死略去不書建德但當云斬于市不必云伏誅世充之死何以不見於紀舊是新非也

建德討宇文化及能爲義舉得人心又盡收河北山東地勢極強唐所最忌世充據東都雖於唐爲心腹疾然關茸下材無得天下理其首僭大號弑皇泰主惡十倍於律德唐一赦之皆出私意而新書書法殊不可解

據漳反焚都督

舊紀武德四年七月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漳反漳下校本有南字十一月焚都督紫微宮云云都督校本作東都並當從之原本誤同

舊宅

舊紀武德六年夏四月己未舊宅改爲通義宮舊上校本有幸字是原本脫同

廢浮屠老子法

新紀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丁巳復浮屠老子法。案舊紀四月作五月而云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詔曰云云。以下全載詔文。釋其詞。乃極贊釋迦闡教之妙。因末代猥賤之侶。不遵其法。欲沙汰之。故下此詔。末言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者。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天下諸州各留一所。觀此詔文。何嘗欲盡廢其法乎。而載畢詔文之下。乃又綴云。事竟不行。然則此詔爲虛下矣。又何嘗既廢而旋復乎。若欲存其實。當如舊書。若欲改而從簡。則當云。詔沙汰僧道。既而不果。方合事實。又不然。則竟刪去此一條可也。歐陽子竟改易就己意。以見其能不沿襲前人。何哉。戒行之下者字衍。

高祖年七十一

新紀武德九年六月癸亥立秦王世民爲皇太子。八月甲子皇太子卽皇帝位。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九年五月崩於垂拱前殿。年七十一。案皇太子卽皇帝位之下。據舊紀有尊帝爲太上皇一句。年七十一舊作七十。皆當從舊。

新書盡黜舊書論贊

司馬氏於紀傳世家。每篇綴以評斷。此論體也。班氏因之。乃不稱論稱贊。范氏則每篇並用兩體。論無韻。

贊有韻而且整比其句。概作四言。范氏是也。以後史家多遵之。而舊唐亦然。宋人復班式。以散文呼贊。舊論不過文法排儷。稍嫌板實。然評斷精確。自足傳之久遠。新贊盡黜舊文。駕空凌虛。自成偉議。欲以高情遠識。合跨前人。於高祖不說高祖美惡。而統言三百年大勢。此脫題文章也。太宗亦不甚著題。轉尙論三代諸君。高宗則借周幽王爲波瀾。此題外生枝也。中宗。睿宗舊雖作一卷。然仍各論。新乃并中宗於武后。睿宗於玄宗。方共爲一贊。武后中宗則先泛說武后之入紀。合春秋書法。而中宗直以駕空了之。睿宗玄宗則但說玄宗。而直略過睿宗。置之不議。其行文多入語助。好用嗚呼。故爲紆回頓挫。俯仰揖讓之態。其末輒作複句云。可謂難哉。可不慎哉。層見疊出。一唱三嘆。欲使讀者咀之有餘味。悠然自得其意於言外。此皆宋人所以求勝舊書者也。窺其意。恨不得盡改舊書爲快。但紀傳實事。有不能盡改者耳。一遇論贊。遂奮筆全易之。幸舊書未致泯滅。今日平心觀之。舊書何可廢邪。

舊贊雖於本事無益。然衍釋其義。諧之以韻。讀之覺文意顯暢。要自可存。毅然廢之。亦爲鹵莽。

徐召宗

舊太宗紀。武德四年。太宗圍王世充。杜伏威遣將陳正通。徐召宗來會。召原本同。校本作紹。

破竇王誤字

建德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建德列陣至午。兵遂巡斂退。太宗揮幡而入。士衡當作士衡。斂

當作欲揮當作纏原本誤並同

世民不偏諱

舊紀太宗爲皇太子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兩字兼避廢闕已多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後高宗卽位有司奏亦云先帝二名禮不偏諱然太宗雖有是令終唐世未嘗行也

高元禮

貞觀二年七月詔武牙郎將高元禮協契字文化及構成弑逆除名流嶺表新舊太宗紀並作高元禮考隋書煬帝紀及通鑑第一百八十五卷虎賁郎將元禮與司馬德戡裴虔通同弑帝無所謂高元禮者高字衍下文貞觀七年正月禁錮字文化及等詔仍作元禮

小人大人

舊紀太宗語侍臣以人君不可數赦而云夫小人者大人之賊二人並當作仁

烏海

舊紀貞觀九年五月李靖破吐谷渾於烏海追奔至烏海上烏海校本作烏縣

中潭